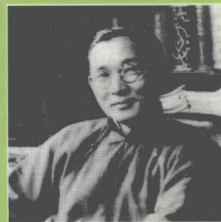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化名人

画名家



赵白生 编 [下]

生花之笔

画出名家音容笑貌

风神流韵

一鳞半爪却灵光四射

三言两语而深中肯綮

说一点点认识

择些无言的感悟

好的绘画应避开狂风恶浪

去表现残缺片片

周作人于冲淡平和中寓鞭辟入里之见

老舍写得神采飞扬

妙趣横生

梁实秋儒雅从容

娓娓道来

曹聚仁快人快语

真知灼见时时闪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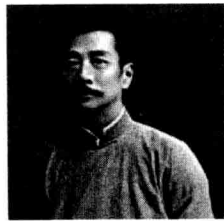
温端宁写得空灵飘逸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中国文化名人

画名家



赵白生 编 [下]

生花之笔

画出名家常笑貌

风神凛韵

一鳞半爪却灵光四射

三言两语而深中肯綮

说一点点认识

捧些无言的感奋

好的绘画应避开狂风恶浪

去表现残缺片片

周作人于平淡平和中寓鞭辟入里之见

老舍写得神采飞扬

妙趣横生

梁实秋儒雅从容

娓娓道来

曹聚仁快人快语

真知灼见时时闪现

温源宁写得空灵飘逸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/赵白生编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80109-074-4

I. 中… II. 赵… III. 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 IV. K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8556 号

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·下

出 版 人 和 龔

作 者 赵白生

责任编辑 王吉胜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(100032)

电 话 (010) 66509360 (总编室) (010) 66509246 (编辑室)
(010) 66509364 (发行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87mm×960mm 1/16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28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6.00 元 (全二册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 (010) 66509618

目 录

唐 弢

记郁达夫 1

茅 盾 (1896~1981)

叶圣陶

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6

吴组缃

雁冰先生印象记 10

金岳霖 (1896~1984)

冰 心

回忆中的金岳老 16

汪曾祺

金岳霖先生 18

胡愈之 (1896~1986)

叶圣陶

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23

郑振铎

忆愈之 26

朱光潜 (1897~1986)

李泽厚

悼朱光潜先生	30
吴泰昌	

听朱光潜先生闲谈	3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朱自清 (1898~1948)

叶圣陶	
朱佩弦先生	44

李广田	
朱自清先生的道路	49

郑振铎 (1898~1958)

俞平伯	
哀念郑振铎同志	58

李健吾	
忆西谛	62

丰子恺 (1898~1975)

朱光潜	
缅怀丰子恺老友	70

姜德明	
丰子恺和缘缘堂	73

闻一多 (1899~1946)

吴 晗	
哭一多	78

朱自清	
中国学术的大损失	83

老 舍 (1899~1966)

以 群	
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	87

梅 林

老舍先生二三事 89

阿 英 (1900~1977)

夏 衍

忆阿英同志 93

姜德明

阿英小记 99

俞平伯 (1900~1990)

阿 英

俞平伯 105

张中行

俞平伯先生 109

谢冰心 (1900~)

阿 英

谢冰心 118

梁实秋

忆冰心 121

冯文炳 (1901~1967)

周作人

怀废名 126

张中行

废 名 132

梁实秋 (1902~1987)

季羨林

回忆梁实秋先生 135

林斤澜

滑竿教授 138

沈从文 (1902~1988)

黄苗子

生命之火长明 140

汪曾祺

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 152

梁宗岱 (1903~1983)

温源宁

梁宗岱先生 162

戴镗龄

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 165

梁遇春 (1906~1932)

冯文炳

悼梁遇春 168

温源宁

梁遇春先生 171

李健吾 (1906~1982)

臧克家

一个勤奋乐观的人 174

姜德明

“我是好人!” 180

傅 雷 (1908~1966)

楼适夷

痛悼傅雷 186

柯 灵

怀傅雷 198

钱钟书 (1910～)

柯 灵

促膝闲话钟书君 205

吴泰昌

秋天里的钱钟书 210

中

国

文

化

名

人

画

名

家

唐 弢

记郁达夫

我初睹郁达夫、王映霞夫妇风采，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。那次《自由谈》编辑黎烈文请客，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，随意闲谈，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。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，住在大学路场官弄，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，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，再有一个多月，便是阴历年底，家家户户，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。

我和许多青年一样，读过名震一时的《沉沦》，不过说实在话，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，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，特别是游记，稍后——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《屐痕处处》，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。再就是他的旧诗，《钓台题壁》不必说了，“九一八”后，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，情真意切，使我十分心折。例如《青岛杂事诗》第一首：

万斛涛斗一岛青，
正因死士义田横。
而今刘豫称齐帝，
唱破家山饰太平。

悲愤忧郁，一枝笔横扫敌、伪、顽三个方面，诗人的爱国情怀也有所表达。寥寥数语，深入肌理。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，甚于他的小说。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，却是“郁达夫迷”，一部《沉沦》不知读了多少遍，凡是达夫文章，片纸只字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郁达夫追求王映霞，虽然报上登过消息，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。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。不过新闻人物，近在眼前，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，好在客人尚未到齐，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，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。

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，看去比较清癯，头发丛长，眼睛又细又小，额部稍窄，双颊瘦削，穿一件青灰色袍子，态度潇洒，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。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，体态匀称，真所谓增之一分太肥，减之一分则太瘦，两眼灼灼有神。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，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，是一个举止大方，行动不凡的女人，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，如醉如痴，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。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，你怜我爱，形影不离。

除主人黎烈文外，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、王映霞夫妇、鲁迅、阿英和我。我们一面闲聊，一面等待。映霞女士很少说话。接着而来的是胡风、徐懋庸、陈子展、曹聚仁诸先生。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、廖翠凤夫妇。她们似乎早已熟识，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，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，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廖翠凤低语，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。

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，说话不少，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，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。中外古今，滔滔不绝。古益轩湖南菜馆，当时上海请客，喝的一般都是黄酒。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，殷勤劝客。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，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，

没有收效。她便直接阻拦主人，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，听从医生嘱咐，不能过饮。主人自然从命，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，陈子展从旁打趣说：

“到底是医生的命令，还是太太的命令呢？”

达夫苦笑了。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，她说婚后不久，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，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，洗完同去吃饭，直到午夜不见回来。映霞通宵没有合眼，天刚黎明，听到紧急的叩门声，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进入屋内，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，拥着冰雪睡了半夜，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。王映霞从此立下“禁令”：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，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，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，就不许他出门。

这是真的。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，都由王映霞偕同。即使这样，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，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。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。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，但我不会喝酒，只能陪着他聊天，吃花生米。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，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，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。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，慢慢地，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，不来找我了。

达夫先生学贯中西，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。他讲外国文学，从希腊、罗马一直谈到近代，渊博精辟，时有独到之见。我简直插不上嘴。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，一部《两当轩集》常在手头。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，他的诗受黄仲则、龚定庵影响最多。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，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。每逢见面，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，尤其是他的《都门秋思》诗。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，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。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：“狂”和“狷”。《论语》里说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仲则诗学李白，有点“狂”，但他也有“狷”的一面，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

性格。如果不是“有所不为”，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、这样凄苦了。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。他读书多，对“狂”和“狷”又有许多发挥，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。

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，第二天会面的时候，他说：

“鲁迅厉害。他讲的故事，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。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，这回是大海捞针，更加不着边际了。”

“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？”

“也许。你不觉得这故事和《泰绮思》有点相似吗？可是思想完全不同。真有趣。”

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：

某地有位高僧，洁身苦行，德高望重，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。临死时，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，抱憾没有见过女人阴户，辗转反侧，不能死去，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，决定出钱雇个妓女，让他见识见识。等到妓女脱下裤子，高僧看了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喔，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呵！”说完就断了气。

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。

达夫先生去福建后，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，谈了几句，音信就断绝了。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，只是人天遥隔，存问为难。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《大风》上的《毁家诗纪》，凄婉绝伦，好夫妻成了冤偶，为之不愉者竟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达夫先生为人冲动，映霞女士又过于单纯，爱好虚荣，乱世男女，有此弱点，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。等到日军投降，郁达夫在南洋殉国，消息传来，疑信参半。我总以为有朝一日，他会突然回来，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，惭愧我毫无长进，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，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“苦刑”的日子呵。倘能再度聚首，重睹风采，即使

受的真是苦刑，那也是完全值得的。我一直这样期待着。

将近四十年过去了。季节又届春天，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流亡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：“十年孤屿罗浮梦，每到春来辄忆家。”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，同样是在罗浮梦里，“忆家”的达夫终未归来。那么，这种期待，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作

唐 弢（1913～ ） 浙江镇海人。杂文家。文笔犀利、明快、泼辣，有“鲁迅杂文的传人”之称。著有《推背集》、《海天集》等杂文集及《向鲁迅学习》、《鲁迅的美学思想》等。

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

我与雁冰兄初次会面，记不清是民国九年还是十年，总之在《文学研究会》成立，《小说月报》革新之后。列名发起《文学研究会》，经常投稿《小说月报》，都由郑振铎兄来信接头。那时振铎兄在北京，彼此也没会过面，他见我在《新潮》上登载几篇小说，就通起信来了。《小说月报》革新号印出来，我的一篇小说蒙雁冰兄加上几句按语，表示奖赞，我看了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到上海去，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。第一个印象是他精密和广博，我自己与他比，太粗略了，太狭窄了。直到现在，每次与他晤面，仍然觉得如此。那时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，一位强毅英挺的青年。振铎兄已从北京到上海来了。我们同游半淞园，照了相片。后来商量印行《文学研究会》丛书，拟订译本目录，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，这也要翻，那也要翻，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字。

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。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，编译工作不只是他的职业，是他磨炼自己的课程。在主办《小说月报》以前，已经有些著译问世了。那时候似乎还不大有人注意世界文艺思潮，杂志上一些译品，以及成本的翻译小说，无非如苏州人所说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碰到什么就翻什么。雁冰兄却专心阅读外国的文艺书报，注意思潮与流派，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，选择内容与风格都有特点的那些

小说翻出来，后来编成的集子如《雪人》、《桃园》等，大家认为最好的选集。他把许多的书堆在床头，纸笔也常备，半夜醒来，想起些什么，就捻亮了电灯阅读，阅读有所得，惟恐其遗忘，赶紧写在纸片上。当时我闻知他有这样的习惯，非常钦服，我是从来没有这样勤奋的。

《小说月报》的革新，是极有意义的事。这种杂志记得创刊在宣统年间，原只是供人消闲的东西。后来恽铁樵先生接办，要在小说之中讲求起古文义法来，未免矫枉过正。恽先生办了几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又由先前的编者王蕴浓先生接办，恢复了以前的格调。但是五四运动起来了，对于文学，喊出了“新文学”的名称。就粗处说，新文学好像等于白话文学。其实并不尽然，除了白话以外，大家心目中还有一个朦胧的影象，要求一种骨子里全新的文学。于是雁冰兄接办《小说月报》了，理论与作品并重，对于文学，认认真真做一番启蒙工作。在以前，梁任公先生以及其他几位也出过小说杂志，意思也在启蒙，然而他们的观点太近于功利了，刊载的作品又是谴责性质的居多，反而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了。我不说革新以后的《小说月报》怎样了不起，我只说自从《小说月报》革新以后，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，而《小说月报》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。

雁冰兄起初不写小说，直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，才开始写他的《幻灭》。其时《小说月报》由振铎兄编辑，振铎兄往欧洲游历去了，我代替他的职务。我说，让我试试看，虽说试试看，答应下来就真个动手，不久，《幻灭》的第一部分交来了。登载出来，引起了读者界的普遍注意，大家要打听这位“茅盾”究竟是谁。徐志摩先生曾经问我，“幻灭是你的东西吧？”我摇摇头，“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？”他也不再问到底是谁了，我想他一定讨厌我不肯坦白的告诉他呢。雁冰兄在第一分原稿上署名矛盾，他自有他的意思。可是百家姓中没有

姓矛，把矛字改成茅字，算是姓茅名盾，似乎好些，这是我的意思。与他商量，他也不反对，就此写定了。谁知道后来有少数人以为矛盾是茅盾的正写，在用到矛盾的地方，有意把矛字写成茅字，这贻误的责任是应该由我负的。

《幻灭》之后接写《动摇》，《动摇》之后接写《追求》，不说他的精力弥满，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，也就可以大书特书。在他三部曲以前，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，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。我很荣幸，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，又一章一章的替他校对，把原稿排成书页。那时我与他是贴邻，他的居室在楼上，窗帷半掩，人声静悄，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，往往到深更还未捻灭。我望着他的窗口，想到他的写作，想到他的心情，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种感念依然如新，但是时间相距已经十七八年了。

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，计划不只藏在腹中，还要写在纸上，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，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纪录。据我的记忆，他这种工夫，在写《子夜》的时候用得最多。我有这么个印象，他写《子夜》，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。近来他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与《走上岗位》，想来仍然是这样。对于极端相信那可恃而不可恃的天才的人们，他的态度该是个可取的模式。

最近问起他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后文如何，他告诉我还没有写下去。我心里想，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缓些也无妨，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，在这个时日，他有更急于要写的题目，大家在等待写那种题目的作品，而他正是适于写那种题目的作者。可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，我知道说了出来他将怎样回答我。然而，那种昏闷的天气会长久吗？“争自由的波浪”终将掀动整个的海洋。今年雁冰兄是五十岁，算他十年，到他六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必然写了

起来而且完篇了。我们等着吧！

（原载《文哨》第一卷第三期，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出版）

叶圣陶（1894～1988） 江苏苏州人。著名作家、教育家。曾主编有影响的《小说月报》。散文风格“浑厚凝重，谦和冷静”，写人尤为出类拔萃。作品有《未厌居集》、《叶圣陶散文（甲集、乙集）》、诗集《篋存集》、小说《倪焕之》等。